

一个小说文档，投射着多深的杀意？一场征文比赛，隐忍着多大的悲伤？

你想怎么写 你就怎么死

Suchness of Heji Shu

复仇者计划

有时候对于一个写手来说，小说的写法决定他的死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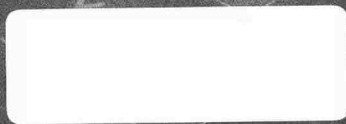
琉天玺 著

Revenge of the Heavens

复仇者计划

有时候对于一个写手来说，小说的写法决定他的死法。

琉天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仇者计划 / 琉天玺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29-05375-8

I. ①复… II. ①琉…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4436号

复仇者计划

FUCHOUZHE JIHUA

琉天玺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特约策划: 郭宝胜
责任编辑: 陶志宏 曾玉
责任校对: 谭荷芳
装帧设计: 王凤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1000mm 1/16 印张: 13 字数: 180千字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375-8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楔子

打开浴室玻璃门的一刹那，一股血腥气迅速弥漫散出，姜思遥感到眼前一片氤氲，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一阵干呕。

浴室很小，墙壁上的瓷砖和镜子都布满了蒸汽，浴缸上方的水龙头没有关紧，在蒸腾的雾气中，热水还在缓缓流出。

浴缸里的水呈粉红色，血腥味就是从这里传出的，也正是因为水的这种颜色让姜思遥觉得很寻常。那些血水漫过浴缸还在不断溢出，流得满地都是。

一个人背对着门，趴在浴缸边，右手伸进了水里，左手则垫在头下。姜思遥站在门边，只看得到那人脑后散落的长发和身上的丝质睡裙。

姜思遥捂着嘴，惊诧了两秒钟，踩着水几步走过去，动作轻柔地从浴缸里捞出了那人的胳膊。

因为泡在了热水里，那只手臂上的皮肤虽然还是温的，但关节已经明显僵硬了……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两封遗书	1
第二章 颜笑笑的秘密	19
第三章 第二名死者	35
第四章 接连命案	57
第五章 第一嫌疑人	75
第六章 邮件之谜	95
第七章 每个人都有秘密	111
第八章 遗失的记忆	127
第九章 新来的法医	145
第十章 最后的祭奠	161
第十一章 连环真相	181

第一章 两封遗书

1

滴答……

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滴答……

起初只是轻微缓慢的滴水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水滴流速开始加快，而等到姜思遥注意时，这声音已经连成了一片。她茫然地看了一眼房顶，并未发现漏水的迹象，于是又侧过头，扫了一眼晴朗夜空中闪亮的群星，两道纤细的眉毛不禁拧到了一起。

姜思遥住在了向阳旅店最小的单人间里，窄小的床紧挨着窗边，这是房东按照她的要求重新布置的。能轻易看到夜晚的星空当然是一个浪漫又单纯的理由，毕竟靠着窗子才会睡得安心这个原因实在是过于古怪了。

姜思遥还记得在乡下的家里，每到夜晚，姐姐就会挨在床边，看着星星给她讲那些星座的传说。虽然城市的夜空不如家乡的明亮，但看着星空睡觉已经成为了她必不可少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了如今姐姐去世的第五个年头……

滴水的声音在寂静中变得愈加清晰，姜思遥闭上眼，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数羊的画面，但在第一百只羊跳过栅栏后，她终于放弃了。

床垫太硬、伙食恶劣、房间隔音差，姜思遥开始后悔住进了这家私人小旅店。说不定这些都是提示她不该出现于此的微妙征兆，或许她真的错了。

姜思遥叹了口气，不过……既然她住了进来，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退路了，怪只能怪她事前准备做得不够充分。她翻了个身，拿起手机，发现已经凌晨两点了。

凌晨两点的失眠者，真是有趣，她浅笑一声，自己终于又开始与失眠为伍了。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想，失眠者也未必是愁苦的，至少他可以趁人们熟睡时做很多事情，也许他会为爱人悄悄准备一件结婚周年的礼物，或者躲在某个角落





里偷偷计划一场诡秘的谋杀。

姜思遥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躺在床上更加辗转难眠。于是她打开灯，随手抓了一本书，然而她错在拿了一本推理小说，结果只是越看越精神。

半个小时后，姜思遥把小说一丢，索性不睡了，而这时滴水的声音也终于让她的大脑下达了去洗手间的指令。“向你致敬，巴甫洛夫！”她在心里对这位伟大的生物学家行了个礼。

在洗手间里，姜思遥终于找到了滴水的原因。她看到浴缸上方的天花板上挂着几颗水珠，水珠变大滴落了下来，很快又在原来的地方重新聚集了几颗，正是这些掉进浴缸里的水滴发出了那些滴滴答答的声音。

盯着洗手间的天花板，姜思遥决定采取行动。因为某些原因，她恐怕还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虽然这里价钱便宜，但那并不意味着她要忍受水滴的折磨，况且那些积聚在纯白色浴缸里的小水洼总让她觉得很怪异。

姜思遥先上楼，来到503号门前，她把耳朵贴近房门，隐隐听到了里面有些细微的声响，于是敲了敲门。她理了理额前的散发，打算礼貌地解决这件事，但等了几分钟后却无人应门。无奈之下她只好下到一楼，敲响了房东的大门。

等了好久，这个独居的房东太太才睡眼惺忪地打开门，姜思遥知道这与对方认真负责的品性无关，是自己坚持不懈的敲门声感召了她。

从房东太太的房间里冒出一股呛人的怪味，而她本人的形象更是糟糕，头发乱蓬蓬的，身上的睡衣也是皱皱巴巴。她冷冷地看着姜思遥，粗鲁地打了个呵欠：“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洗手间里漏水，吵得我睡不着觉。”姜思遥简短地说道，边说边扫了一眼房东乱糟糟的房间。经验告诉她，喋喋不休地抱怨反而会激起对方的逆反心理。

“管子漏了吗？”房东太太不满地瞪着姜思遥，“你现在说我也没有办法啊，天亮以后我会找人来修的。”

“房东太太，水是从天花板上滴下来的，”见房东打算关门回去，姜思遥忙用脚顶住了门，“也许是楼上的水管没有关严，你最好现在去看一下。”

“现在？”房东皱起眉暗自思忖，住在姜思遥楼上的女孩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她虽然白天很少出门，但脾气不太好，两人甚至还起过争执。

看到房东有些迟疑，姜思遥故意道：“照我房里滴水的速度，楼上的状况

恐怕更糟，这会儿说不定水已经从洗手间里流了出来，房间里那些木质家具不知道会不会被泡坏。”

听她这么一说，房东太太不太情愿地长出了口气，看来她被说动了。

“你最好带上备用钥匙，我刚才去过，楼上没人应门。”姜思遥好心地提醒她道。

房东翻了姜思遥一眼，转身从门边的柜子上拿了一枚钥匙，然后一脸严肃地看着女孩道：“如果房里没人，我也不能随便打开门进去啊。”

“那当然了。”姜思遥笑着应了一声，瞥了瞥放钥匙的柜子，那上面也挂着房东本人这间房的钥匙。

房东太太先去了一趟姜思遥的房间，确认了一下洗手间里漏水的情况，然后和她一起上了楼。

再次来到503，姜思遥又敲了敲门，但还是和上次一样无人应声。她对房东耸耸肩，然后退一步，把房门前的位置让了出来。

房东凑过去，听到了里面有电视节目的声音，她拍拍门，轻轻喊了几声，也许是因为怕吵到其他房客，她最后还是用钥匙打开了门。门刚一打开，她就退到了姜思遥的身后。

“请问有人在吗……”姜思遥撇了撇嘴，推开了门，谨慎地打了声招呼，但没有任何回应。她转过头，询问般地看了一眼房东太太，但对方只是挑起双眉，朝房间里努了努嘴，示意她走进去。

姜思遥无奈地叹了口气，率先走了进去。

房间里空无一人，但从浴室里传出了细微的流水声。姜思遥走到浴室门边，敲了敲门，依旧是没有任何回应。等了大概一分钟后，她失去了耐心，试探地伸手去转动门把手。

浴室的门没有锁，姜思遥轻轻地推开了门，在那一瞬间，她终于搞清楚了漏水的原因……

浴室里的窗户紧紧关闭着，蒸腾的热气混合着血气让姜思遥不能呼吸，她强忍住呕吐的冲动，退了出来。

趴在浴缸边上的那人已经没了生气，但那道深深的伤口却牢牢地印在了姜思遥的脑海里。她的双手不可抑制地抖动起来，大脑里不停地在轰鸣，除了“报





警”两个字充斥其中之外，几乎一片空白。

沉静了半分钟后，姜思遥转过身，发现房东太太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接着走廊里传来了一阵呕吐的呜咽声。

一些听到声音的房客陆续走了出来，503的屋外很快就围上了一小群人，他们由不满地张望慢慢变为了好奇地私语，有些人甚至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情。

姜思遥看了一眼精神萎靡的房东太太，掏出手机按下了110。一个女人趁机躲过姜思遥的视线，朝屋里望了一眼，嘴角露出了无声的冷笑。

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很快赶到了，他们迅速地封锁了现场。没过多久，一个便衣打扮的刑警也匆匆走上了楼。大概是觉得电梯反而会耽误时间，他竟一口气顺着楼梯跑上了五楼，而在走进案发现场时呼吸却依旧平稳。

来人穿着条纹T恤和牛仔裤，身材挺拔，肤色略显黝黑。他的面色沉着，两道剑眉下是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从那双眼中射出了锐利的目光。他扫了一眼503的小单间，然后站在浴室门外查看里面的情况，房间的门一直开着，但仍有血气留在了浴室的空气中没有散清。

“怎么样，陶俞，有什么发现吗？”一个疲惫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裴医生，”陶俞扭过头，首先看到了女法医裴晓曦双眼下的黑眼圈，“我刚进来，还没来得及……”

他的话还未说完，就被法医急躁地打断了：“我还以为你像超人一样地冲进了楼梯间，这会儿已经早就查验完现场了呢。”陶俞听出来她是在怪他没有等她，他推开楼梯间的木门时确实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但迫切赶到现场的意愿让他无法停下脚步。

陶俞抱歉地笑笑，然后对派出所出勤的民警打了个招呼，叫他安排目击者准备笔录。对方点点头，走了出去。

趁这机会，陶俞走到裴晓曦身边，关切地问道：“晓曦，你又整晚没睡吧？就算是在赶论文，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但女法医却充耳不闻，她绕过陶俞走进浴室，把工具箱放到了尸体旁的地上。然后她打开工具箱，动作利落地戴上手套，关上了水龙头的阀门。

陶俞见状，连忙走进去，帮着裴晓曦把尸体平放到了浴室的地板上。死者



右手手腕上那道又长又深的伤口，以及双手十指上艳红的指甲让他感到一阵眩晕，再加上浴缸里和溢到地板上的血水，这整间浴室简直就像是被红色的海洋包围了一般。

不，是被充满血腥味的令人作呕的空气包围了，陶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也许是因为浴室里还未散尽的血腥味让他心里感到憋闷的缘故吧。

见法医已经全心开始了工作，陶俞尴尬地挠了挠后脑，从对方的工具箱里拿出几个证物袋，转身走出了浴室。

他回到单间里，环顾了一下这里的布局。因为屋子小，里面的陈设全都一目了然，墙上的壁灯大亮着，电视里播着午夜档的韩剧。电视前面的小茶几上并排放着按大小顺序排放好的电视、空调和DVD的遥控器。

对面的单人床上异常整齐，毛巾被叠好放在抱枕上，整个单人床的床单很平整，只是床尾的一角有些不平，像是被人坐过后没有抻平。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上面放着一台打开了的笔记本和几本摆放整齐的书，旁边是一个小盒，里面放着门钥匙、手表、手机和仔细叠好的外卖菜单以及收据。

这时，陶俞注意到房间里有一个衣柜，几乎占据了房间三分之二的空间。他打开一看，见里面整整齐齐地挂着各种夏季的衣服，下面的空间里放满了各色背包。他又拉开了下面的柜子，点了点头，里面按颜色和大小摆满了鞋盒子，他就知道肯定会这样。

关上柜子后，陶俞耸耸肩，又重新打量了一下这个小单间，整个房间整洁得过于诡异了。他走到床边，用指甲碰了一下笔记本的鼠标，电脑立刻亮了，一个Word界面映入了眼帘。他凑近扫了几行，发现那竟是一封遗书。但当他想要把内容细看一遍的时候，门外的值班民警走了进来，通知他可以笔录了。

陶俞点点头，掏出手绢垫着手指保存了文档，然后关上了笔记本。他绕过床尾正要往外走，突然发现在床脚边的红色地毯上有一截如蚕蛹般大小的灰白色物质。他弯下腰，凑近看了看，从颜色判断有点像烟灰，他也不是很确定，于是小心翼翼地将物质收进了证物袋。

陶俞走向浴室，想把证物袋交给裴晓曦，但看见她忙碌的背影，便无声地将袋子放在了工具箱里。随后他走出死者的房间，顺着民警指引的方向，走进目击者休息的房间，打算做个简单的笔录。





这时，姜思遥正在这间空房里照顾面无血色的房东太太，她刚把热水递到后者的手上，就见一个人走了进来，连忙抬起头，却是一脸惊诧：“怎么是你？”

刚走进门的便衣刑警看上去也很意外，他和女孩几乎异口同声地问了一句：“怎么是你？”

2

和女孩的诧异不同，陶俞看上去更多的是欣喜，他几步走上前，先开口道：“思遥，你怎么会在这儿？”

“怎么，你被调到旅店街的派出所来了？”姜思遥不答反问，她的眉头瞬间一拧，鼻子微妙地皱了起来。

“不是，我已经调进分局刑警大队了。”陶俞说话的时候，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

“哦，原来是升职了啊。”姜思遥轻哼一声，丝毫不掩饰自己话里的嘲讽。

这场面让陶俞有些不知所措，他直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女孩，虽然她的表情冰冷，但他知道她骨子里依旧是当初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而她之所以会变成这样，他却有着难以推脱的责任。

想到这儿，陶俞深深地叹了口气：“思遥，告诉我你为什么住在旅店里，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

“不需要，我只是因为公寓装修临时找了个居住的地方而已。”姜思遥烦躁地摆了摆手，打断了陶俞的话，“唯一的困难就是碰到了你。”

陶俞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出门时自己右眼就跳个不停，果然每个人都对他冷冰冰的。“装修，怎么上次打电话的时候没听你提过？”

“粉刷墙面罢了，难道什么都要向你汇报吗？我又不是被你监禁的犯人。”

“可是我答应过珊珊……”

“喂，你……”听到了“珊珊”这两个字，姜思遥立刻对陶俞瞪起眼睛，眼中闪过一丝寒光，那道光让后者心里一惊，怔在了当场。

这时，房东太太见缝插针的一声咳嗽打断了姜思遥的话，也顺便缓和了冰冷的气氛。她本来就睡眠不足，又受到了惊吓，此刻只想等做完笔录后，回到房

间好好休息一下。可偏偏眼前的这两个人又聊起来没完。

房东太太抿了口水，换个坐姿，目光幽幽地看着陶俞。

陶俞才注意到房间里还有一个人，他回过神，面向房东问道：“你就是这间旅店的负责人？”说话间，他又偷瞄了一眼姜思遥，发现女孩脸上的怒气已经瞬间消失了，但他的心里仍隐隐觉得有些不安。

“是的，我叫刘淑兰，这‘向阳旅店’是我的私人财产，前不久一直在出租，今年才刚扩建成旅店，所以大家还都习惯称呼我为房东。”刘淑兰勉强打起精神，把发现尸体前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说完叹了口气，“早知如此我就不让她住下了，现在闹出自杀这回事，让我以后怎么做生意啊。”

陶俞掏出了口袋里的笔记本和笔，将刘淑兰的描述记了下来：“你在报案时说，死者是你这里的房客，她叫什么，住进来多久了？”

“她登记时的名字是颜灵，三个多月前住进来的……”刚说到实质问题，这个刘淑兰就扭头看了姜思遥一眼，但女孩的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对此，房东太太的脸上明显闪过一丝讶异，随后又有些愠怒。

这个细微的动作让陶俞得知报警的人其实是姜思遥，看样子这个房东不想与警察做过多的接触，想让女孩来代她讲述发现尸体的始末，但对方似乎并没有这个意愿。

“颜灵住宿前有登记吗？在这三个月里你有没有发现她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陶俞不给她停顿的机会，连珠炮似的问道。

刘淑兰转过头，尴尬地继续道：“当然有了，我开的又不是黑店，每个住店客人都要登记身份证号的。颜灵来的时候预付了半年的房钱，我见她出手阔绰，就没过多约束她。其实我和她根本没怎么接触过，除了几次她投诉屋里设施不好之外，我几乎没有和她讲过话，她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足不出户，就连吃饭都是叫的外卖。不过……要说不寻常嘛，就是昨天看见过她急匆匆地跑出去了。”

“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听到这话，陶俞眼前瞬间一亮。虽说在旅店里自杀的案例屡见不鲜，但房间里电视大开，死者看了一半韩剧而跑进浴室去自杀的情况他却是第一次碰到。直觉告诉陶俞其中也许另有隐情，所以任何有关线索他都不愿错过。





“昨天下午，大概六点多吧。当时我正在旅店对面的美发屋里做头发，碰巧看向窗外，就见到颜灵从旅店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上却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看上去很不协调。”听到陶俞这样问，刘淑兰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当时的状况。

“那你后来看见她回来了吗？”

刘淑兰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

陶俞把这些记下后，抬头继续问：“那之后你有没有再看见她？”

“没有……昨天做过头发我就直接去参加老友联谊会了，很晚才回来。”说完，刘淑兰低头打了个呵欠，然后猛然抬起了头……

陶俞见状，急忙问道：“怎么，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你看见她回来了吗？”

“我虽然没看到她回来，不过在晚上十一点左右，我听到有人推门走了出去，就从窗口扫了一眼，结果看到了那顶黑色的帽子，我想可能是颜灵又出去了。”

“那后来呢？”

“后来……后来我就睡觉了，直到姜思遥说她房间漏水，我才和她一起又上的楼……”刘淑兰不耐烦地又打了个呵欠，然后抹抹眼角，抽了一下鼻子。

“好的，谢谢你的合作，如果你还想到什么请尽快和我们联络。”听到这话，陶俞有些失望，他看到刘淑兰的精神状态不太好，便示意派出所民警把她送了回去。接着他走到姜思遥面前，又把房间漏水的经过核实了一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陶俞是在以刑警的身份问话的缘故，他觉得姜思遥的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说话的语气也不那么生硬了。

女孩讲起话来流利得就像在念发言稿，陶俞不仅没有起疑，相反还对她露出了赞许的目光。他知道女孩从小就很聪明，过目不忘，头脑清晰，而且语言组织能力很强。就像他的前女友珊珊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珊珊个性温柔，说话轻声细语，而她的妹妹思遥却有些偏激，说起话来伶牙俐齿。

“好了，这就是我和房东太太发现尸体的全过程了。”说完后，姜思遥耸耸肩，表示自己完成了任务。

见她要走，陶俞急忙伸手阻拦：“思遥……”



“还有什么事？”不料女孩的态度又变了回去，眼中一片冰冷。

陶俞轻咳一声，语重心长地说道：“思遥，这里这几天恐怕都会很混乱，不便休息，不如我帮你再找个住的地方吧。”

“不必了，我自己会去找的。”姜思遥面无表情地回答，她的眼睛一个劲地向屋外扫，似乎想尽快离开这儿。

“你就听我的吧，这件案子并不寻常，你最好还是别住在这儿了……”陶俞凑近她，压低声音道。说完这话，他发现姜思遥怔了一怔，眼睛里闪过一丝探询的目光，但当他定睛看去时女孩又移开了视线。

“那又怎么样？我偏住在这儿，你管不着。”姜思遥对陶俞的话不以为然，她没再理他，迈腿就向外走。

“我为什么管不着？我年纪比你大，算是你哥哥，你就得听我的！还有你别忘了，我答应过珊珊要照顾你的！”看到姜思遥不把自己放在眼里，陶俞觉得有些恼怒，情急之下，他一时口不择言。但话一出口，他立刻就后悔了，因为最后一句话对于姜思遥来说是一句不能提起的禁语。

果然，听到陶俞的话后，姜思遥站定了脚步。她猛地转过头，眼神凶狠地瞪着对方。她的脸颊涨得通红，许多不堪入耳的狠话突然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几欲脱口而出，但最终她还是忍住了。

陶俞见姜思遥的目光犀利十足，神情顿时有些萎靡，眼神渐渐黯淡了下去。

他的这副模样让女孩又回到了姐姐刚去世时的那段光景，那是低沉、黑暗又失落的一年。不止自己，陶俞也是一样的颓废。

姜思遥看着陶俞落寞的脸，想起了姐姐去世后，他信守承诺，代替姐姐照顾刚升到高二的自己。后来她考上城里的大学，陶俞又带她办理大学入学手续、照顾她每年寒暑假的生活，随后又帮她联系实习单位，甚至包括每周给她打一通询问电话，不管她如何出言讥讽也依旧坚持，而她却从未问过他的情况。

在这些事实面前，姜思遥几乎就要心软了，然而……对于陶俞来说，她只是个前女友的妹妹，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吗？所以这一切不过都是愧疚的表象罢了，因为如果他们不分手，姐姐绝不会死！

想到这儿，姜思遥决绝地一转身，坚定地走下了楼梯，她愤愤地咬了咬牙，哼，没错，都是假的！





陶俞看着姜思遥的背影，心情很沮丧，他感到自己深深地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隐瞒事实无疑是对女孩的一种伤害，而如果贸然将真相揭露，又难保不会给她带来更激烈的打击。

真是疲惫的一晚，陶俞觉得精力似乎一下子都耗尽了，等他慢吞吞地回到案发现场时，发现新分到局里的小刑警徐冕也赶来了。

徐冕刚从区派出所调过来，做起事来一丝不苟，就是性格上有些单纯。他已经采集完房间里的指纹、纤维、毛发等证物，此刻正在灯下小心翼翼地研究一张白纸。

“嘿，小徐，你找到了什么？”陶俞好奇地向他走去。

“陶哥，”徐冕扭过头，得意地对陶俞抖抖那张纸，“看，死者的遗书。”

“遗书？怎么又一封？”陶俞诧异地皱起眉，凑了过去，这封遗书是用黑色的签字笔写在纸上的，“小徐，你是在哪找到遗书的？”

“就在那儿，最后一本书里夹着。”徐冕随手指了指床头柜上的那摞书。

陶俞扫了一眼那些全黑封面的书，“我刚刚在笔记本电脑里也发现了一封死者的遗书，而且和这封遗书的内容……嗯……简直是大相径庭，看来这件案子有些不寻常啊。”

听了陶俞的话，徐冕睁大眼睛问道：“陶哥，你的意思是说这死者很有可能不是自杀？那你得赶紧回去打份报告了。”

“我打？”陶俞斜睨了徐冕一眼，哑然失笑，“你从派出所调上来还不好好锻炼锻炼，打报告也是一门学问啊。”

“唉，我从前就最怕打报告了……”徐冕不好意思地撇撇嘴。

“先不提报告，现在是不是自杀还不能妄下定论，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证实。”陶俞走进浴室，发现裴晓曦和尸体都不在里面，扭头问徐冕，“裴医生呢，她看过尸体之后说什么了吗？”

“裴医生回局里了，她要对尸体进行详细化验，冷青尚和墨凉帮着她把尸体运回去了。裴医生让我把尸体初步检验结果转告你，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死因是流血过多，根据尸体僵硬程度判断死亡时间大概为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之间。另外，死者后脑偏下有撞击伤痕，伤口形状和洗手盆的边缘很接近。而她也正在洗手盆边上找到了部分血迹，并采集了下来，准备回去化验。”



“看来真得回去打份报告了……”听到死者脑后有伤，陶俞的脸上不禁一阵凝重。

“对了，裴医生还说，她在死者左手的指甲里找到了一些皮肤碎屑，也许根据碎屑的DNA能够找到什么线索。”

“哦？”陶俞灵机一动，立刻冲出了案发现场，两分钟后，他又拎着一个证物袋走了回来，他把袋子小心翼翼地递给了徐冕，“你回去的时候把这个捎给裴医生，让她也检验一下这个的DNA，看看和碎屑是不是吻合。”

徐冕看了一眼袋子，里面装的是两个盛着水的小瓶子，上面还分别标注了名字。

3

回到房间不久，姜思遥就听到刑警们陆续离开的声音，她大大地吐了一口闷气，心里不禁感叹这个八月还真是倒霉事不断啊。先是自己在公寓吃火锅时误操作而熏黑了大半边的墙，随后在装修期间住进的旅店又出现了死亡事件，或许她真该接受陶俞的好意，可谁让她又是个执拗的人呢？

事已至此，已无法挽回，就如同人死不能复生一样。想到这儿，她的眼前又浮现出了楼上那具尸体惨白的肤色和醒目的伤口，心里忍不住一阵难过，腿一软，顺势坐在了床上。

坐了很久，姜思遥才缓过神来，她起身给自己冲了一杯特浓的咖啡，随着热水流进杯子里，浓郁的香气瞬间就飘散在整个房间里。

姜思遥吸了一口咖啡的香气，顿时觉得舒服了许多，她突然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打起精神做点有用的事才对。于是她匆匆吃了一块巧克力蛋糕，几口喝下咖啡，然后背上背包，快步离开了旅店的房间。

姜思遥在外面奔波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回到旅店，她一进屋也顾不得休息，立刻就给陶俞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后，姜思遥听到陶俞那边有很多杂乱的说话声，于是劈头问道：“你是在局里吗，怎么这么乱？”

“拜托，我忙了一整天刚歇会儿聊聊天，你怎么比我们这新来的女局长逼





得还紧啊。”接到姜思遥的电话，陶俞有些惊喜，一瞬间忘记了早上的尴尬。

“好吧，你现在能出来吗？我有事找你。”姜思遥没理会陶俞的抱怨，语气依旧冷淡。

也许是女孩显得过于焦急了，陶俞不禁有些担心，脱口问道：“什么事那么急？”

姜思遥犹豫了一下：“嗯……和昨天晚上的事有关。”

“那这样吧，我去分局对面的快餐店里等你，你直接去那儿吧。”听到和案子有关，陶俞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我正好也约了人，干脆一起在那儿见面好了。”

听到陶俞还约了别人，姜思遥心里有些不快，她今天得到了有关案子的一些消息，但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过她又转念一想，也许知道的人越多反而越好。

下了出租车，姜思遥径直冲进了那家小快餐店，警局对面只有这一家店，所以很好认。

一进门，姜思遥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习惯性地右手托着腮，左手正在一个小本子上涂涂写写。

她认得这是陶俞的一个死党，名叫苏弥音。他比陶俞略小几岁，但人很聪明，十九岁时大学毕业，现在已经是药理学和心理学的双料博士了。听陶俞说，他去年还到美国去研习犯罪心理学，半个月前才刚回来。

嘿嘿……还是那个老毛病，喜欢靠着窗子坐！姜思遥微微一笑，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然而当她走近刚要开口时，苏弥音突然抬起了头，他的动作很快，脸上瞬间闪过了一丝惊恐。

不过显然姜思遥受到的惊吓更大一些，她睁大眼睛看着对方，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苏……苏大哥……”

苏弥音看清来人是姜思遥，连忙换上了笑脸，他热情地对女孩招招手，给她倒了一杯凉茶：“小遥，来来，坐这里。”

姜思遥点点头，顺从地坐在了苏弥音对面，但仍惊魂未定地抚着胸口，一双大眼睛毫不掩饰地打量起对方来。

虽然有段时间没见，但苏弥音的变化不大，他的五官依旧清秀，只是眼睛